

戏剧中的女性主义人类学

——盖尔·奥斯丁与《推销员之死》中的妇女交易

王卫华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厦门 361005)

摘 要:盖尔·奥斯丁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戏剧有诸多优势。可用于戏剧分析的女性主义理论来自四个研究领域:文学批评、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电影理论。她对女性主义人类学中盖尔·鲁宾、卡尔·马克思、列维·斯特劳斯特和西蒙·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并运用盖尔·鲁宾的“妇女交易”理论、塞基威克的“男性同性交际欲望”理论以及吉纳尔的“色情三角”理论分析了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证明女性主义人类学运用于戏剧领域的有效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人类学 妇女交易 戏剧

中图分类号:10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 04-0149-02

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于许多研究领域,而在戏剧领域却相对迟缓,这受到戏剧的特性限制:它比小说或诗读起来难度大,而且其现场表演性是短暂的,不像电影和录像那样方便做详细研究。写戏则需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套男性主宰的、公共的生产机制,而在历史长河中相对来说很少妇女谙于此道,因此妇女撰写的戏剧文本数量远不如小说那么多。只有少数妇女的戏剧作品进入了“被认可的”官方花名册得以出版、结集、教授、上演,因而人们很少把妇女和戏剧写作联系在一起。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戏剧仍有诸多优势。对于读者和观众来说,戏剧比较直观化,并提供一种上演的框架来提出许多女性主义迫切解决的问题。戏剧将语词和非语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语言和视觉呈现的问题通过实在的人体媒介也就可以同时解决。戏剧为表现妇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领域。因此,盖尔·奥斯丁在其女性主义理论与戏剧批评中致力于证明女性主义理论可作为批评工具来分析戏剧。

一、女性主义人类学和妇女交易

“女性主义理论来自四个研究领域:文学批评,人类学,心理学和电影理论”。^[1]人类学通过指出全世界文化中的变化,突出这样一个事实:文化是建构的。它质疑那些从一个既定的文化内部可能看起来是“自然的”或“看不见的”假定。在性与性别安排的领域中,它可以显示“男性气质的”、“女性气质的”、“男人的作品”、“女人的作品”和许多其它概念都是与文化有关的概念。人类学内部的女性主义概念指出此领域本身的男性偏见并填补现场调查的空白。它对亲属关系、劳动和统治结构中的妇女角色进行新的强调。

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最早阶段可追溯到出版于1974和1981年间的几本文集,如米歇尔·Z·罗萨尔多和路易斯·莱姆菲尔所编辑的《妇女、文化和社会》,雷娜·R·瑞特(Rayna R. Reiter)编辑的《论妇女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萨利·麦康乃尔-吉内等编辑的《文学与社会中的妇女和语言》等,运用符号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其中影响巨大的一篇便是盖尔·鲁宾的《妇女之间的交易:性的‘政治经济’笔记》。她在文中对卡尔·马克思、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和西蒙·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做了简洁易懂的解释。她在一开始论述道,当我们读列维·斯特劳斯特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时,“我们感觉有一种社会机构,这种机构把妇女作为原材料,把家庭妇女塑造成产品”,^[2]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特和弗洛伊德都没有对自己所描述的过程投以批评的眼光,但她认为在女性主义的手中二者的理论都可以提供工具来描述妇女和其他人在一个社会中的“性-性别体制”(sex-gender)中所受的压迫。她赏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方法,因为他把性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虽然不同意他的结论,但她采用了他的方法,即对亲属关系制度进行考察。

在讨论亲属关系制度的人类学视野时,鲁宾主要运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书中将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提出的关于“礼物”的给予与接受作为一个社会的组织原则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列维·斯特劳斯特补充道,“婚姻是礼物交换的一个最基本的形式,其中妇女是最宝贵的礼物”。鲁宾接着阐述了她的文稿的精髓:

如果被交易的是妇女,那么是男人提供她们并买下

作者简介:王卫华(1969-)女,河南濮阳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戏剧戏曲学博士生,主要研究女性主义戏剧及比较文学。

联系在一起的她们,女人是一种关系的渠道而不是其合伙人……

如果要作为合伙人进入一种礼物交换之中,你必须有东西可给。如果女人是男人来卖的,那她们就不可能卖自己……

“妇女的交易”是一个诱人且有力的概念。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把对妇女的压迫放在社会制度中,而非放在生物学中加以分析。此外,它提出我们应该在妇女的交易中而不是在商品的交易中寻找妇女所受压迫的最终所在地。^[1]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基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其《男人之间:英语文学和男人同性交际的欲望》一书中用了鲁宾的“女人交易”范式,将“男人同性交际的欲望”定义为“男人之间的整个光谱,包括友谊、导师关系、竞争、公共机构中的从属关系、同性生殖欲望,以及经济交换”,^[2]并与取自雷娜·吉娜尔(Rene Ginard)的“色情三角”结合起来,其方法的核心是“男权中心主义的异性恋可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妇女交易方面来讨论:它是把妇女用作可交易的、也许是象征性的、主要用来巩固男人之间联系的道具。”^[3]“两个情敌的联系如同情敌中任何一方与其爱人之间的联系一样强烈有力”。^[4]盖尔·奥斯丁认为塞基威克对小说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当代美国戏剧不无用处。

二、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自从在百老汇首演以来,在批评界和大众那里都获得了成功。其基本的家庭结构,即父亲、母亲和两个不同的儿子,是一个经典的结构。从《圣经》中的第一个家庭结构到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这个家庭结构已成为文学种类中“严肃”男作家普遍运用的一种。对一个考察戏剧中妇女形象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来说,这种家庭结构的问题是女儿角色的完全缺失。家庭中刻画的女性角色是妻子/母亲的角色。

剧中其他女性角色也有问题。在13人的角色分派中,5个是女性。除了妻子和母亲琳达·罗曼,其他4个除了与某个男性角色有某种形式的性关系之外,几乎没有性格刻画。佛塞特小姐和勒塔是黑佩与其兄弟在饭店里找到的“小姐”。詹妮是威利的朋友查理的秘书,她主要的作用是对威利有耐心,并且就威利而言是某种性的说白的对象。另一个女性“那女人”,则是威利曾在波士顿旅馆房间与之有过一夜情的接待员。虽然有所暗示说这两个女人都出外为钱而工作,但用鲁宾的话来说,她们在戏中都是男人之间某种交易的物体,不作为独立主体起任何作用。

戏的主要行动涉及威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比夫与黑佩的三角关系。妻子和母亲琳达,在戏开始之前第一部分的舞台说明的性格刻画中就受到了限定。她被描述为爱而且崇拜她的丈夫。她早就被拿来交易过,且没有“性格”来改变交易的价格。虽然有时三角关系包括琳达,但大部分时候比夫-威利-黑佩是戏剧刻画的男性同性交易关系,并有着最大的重要性。两个儿子都爱父亲,并从童年时就以不同的方式争夺父亲的爱,却从未受到过足够的恰当的爱。比夫有一种“偷窃”的风格,而黑佩则有一种“嫖妓”的风格,以弥补缺少满意的与父亲的关系。一个转向商品,另

一个则转向作为交易客体的女人。黑佩证明了塞基威克关于对女人的交易可巩固男人的关系的观点。他为比夫提供女人一是为了夸耀,二是为了自己高兴,同时他又与哥哥在享用女人上进行竞争。

对于女人和婚姻的态度,比夫说:“也许我应该结婚。也许我应该坚持点什么。”黑佩则列出了他的钱可以买到的东西的单子,他自己的公寓、一辆汽车和很多女人。对黑佩来说,女人就是拿来交易的东西。剧中有好几次他为哥哥“弄到”了一个姑娘,或者表示愿意这样做以赢得哥哥的欢心。但他并没有从自己的征服中得到满足。他对比夫说,他对女人就像打保龄球什么的,只是不断地把她们打倒,但那没啥意思。他征服女人的主要理由就是与办公室的其他男人竞争,也就是与比夫竞争的延伸。戏开始之前他与之出去的一个姑娘已与一个“有希望成为”他所工作的商店的“副总”订婚,他并不想要那个姑娘,但他以“毁了”那姑娘来对付那个经理。他要赢得比他“好的”男人还不曾拥有的东西。但是黑佩在赢得父亲方面总是落在哥哥后面,在挫败感之下,他就对爸爸说他要结婚:他要带回家一个女人以换得父母对他的赞许。

比夫在旅馆房间发现他父亲与“那女人”在一起。她神秘又无名,就像威利和她发生的性关系。那个场景所传达的信息,就像前一个饭馆场景中所传达的一样,就是妇女是插入男人和其父亲之间的东西。“那女人”,福塞特小姐,还有勒塔在剧中的作用就是妓女,没有地位也没有性格刻画。她们是可被交易的物体,因为她们不是妻子,不在男人的完全控制之下。她们能够在饭馆“引诱”一个儿子抛弃父亲,或者更糟糕,导致父亲疏远儿子。女人永远是祸水。

戏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对男人来说,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是空洞无意义的,母亲和妻子是必要的但是无用的,最重要的是要与其他男人成功地联系在一起。问题是这个戏已成为“严肃的美国戏剧”应该是何种样子的范式。它是榜单中最受欢迎的戏剧之一,也是受模仿最多的戏剧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它是美国戏剧的《俄底浦斯王》,其持续的中心地位有效地使“严肃”戏剧对妇女的经验不予以考虑。有些旧模式必须改变,以使人们在舞台上所看见的妇女成为主体,而不是被交易的客体。

盖尔·奥斯丁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可以指出并批评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警觉可导致上演中的革新,从而削弱对榜单上剧本的欠考虑地接受。一个女性主义的导演应该在《推销员之死》中用女演员来扮演儿子们,以指出剧中女儿的缺失。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跨性别的演员阵容应该让人看到三个女人的三角关系的特定的重要性,指出戏剧中缺少这样的三角关系,以及在美国戏剧榜单中缺少任何种类的母女关系。所有妇女被作为交易客体的品质可以妇女角色用明显不同的风格来强调,比如像东方戏剧,用浓妆或面具,而男人则用现实主义的风格。

参考文献:

- [1]盖尔·奥斯丁.女性主义戏剧批评理论[M].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0:1、44、45、46、47.

(责任编辑/陈雅莉)